

四海鹰扬（下）

十六

“公孙老狗父子，近期间是不易找到他们的。”黑煞女魅加以解释：“而绝剑那些人，很快就会离开，以后就难追踪他们了。”

“九天魔鹰对你十分重要吗？”张允中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比公孙老狗父子所加之于你的羞辱更重要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的！歇息一个时辰之后，我们到他们的泊舟处等候机会。”

“谢谢你，允中。”黑煞女魅向他含笑致谢。

“不必谢我，其实我也要找他们。”张允中笑笑说。

“对，他们还欠你九万九千两银子的债。”黑煞女魅半开玩笑半认真：“不能便宜他们，从现在起，要加利息，就算月息一厘五好了。要是算印子钱的话……”

“废话！你以为我开当铺吗？”张允中大声说，开始埋头进食。

同一期间，小书生张三与那双老夫妇，站在三山别庄东南三里余的一座土坡上，远眺余烬袅袅的火场。

“奇怪！什么人有如许强大的实力，半个更次就毁了几乎是金城汤池的三山别庄？”小张三惑然自语：“沈爷爷，你老人家总听到一点风声吧？”

“我得回城去讨消息。”老人摇头苦笑：“南京以下，不是我们的地盘，我们也懒得过问，所以消息不够灵通。这样吧！我们先弄到一两个丧家之犬，问一问就知道了。”

唔！左前方那家农舍，好像有不寻常的人走动，咱们下去看看。”

“走啊！沈爷爷沈奶奶。”小张三欣然抢先向下急奔。

农舍的人，看到三人突然出现在屋前，吃了一惊。

一位老农和一位虬髯大汉，火速抄起草锄和刈刀，两面一分，摆出虎拒柴门的态势戒备。

“好哇！果然不错。”沈爷爷捋须大笑：“哈哈！这位扮农夫的虬髯大汉，是莽张飞张合，公孙龙的一个小爪牙。他从前曾经在江西南昌混口食。找他讨消息，错不了，他昨天一定在庄中，应该知道详情。”

“老不死，你认识我？”莽张飞扬着草锄讶然问。

“你否认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贵庄昨晚是怎么一回事？莫不是见了鬼吧？”

“确是见了鬼，一大群鬼。”莽张飞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真有一大群鬼？”

“石门山桃花坞的女匪，戴了鬼面具，不是鬼又是什么？”莽张飞咬牙说：“当初庄主从他们手中，把她们黑吃黑得来的皇贡夺获，应该千万当心留神防备他们的，没想到最后仍然栽在她们手中，真是冤哉！”

“哦？桃花坞的女匪！难怪！”沈爷爷恍然：“原来潜伏在藏春坞的那群神秘女人就是她们。当年老女匪绛仙庄嬛，姘上了玉面神魔，神魔在天下各地建了五处秘窟，中设无数机关埋伏。江西的大风山庄，就比三山别庄坚强

百倍。她们攻破你这小庄，乃是轻而易举的事。”

“这全是张允中张小狗的罪过。”莽张飞毫无顾忌地大喊大叫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？”小张三也大叫：“你这家伙混球，怎么扯上了张允中？”

“在下亲眼看见他和黑煞女魅走在一起的，虽则他用黑巾蒙了脸。”莽张飞大声说：“那群女匪在他的指挥下，阵法变化万千，灵活万分，咱们的人一上去就陷入刀山剑海中，眨眼间就送了命。”

“你……你胡说八道……”小张三尖叫。

“在下从不胡说。”莽张飞拍着胸膛说：“大少庄主已经带了人去找他。庄中亲自目击的人不只我一个莽张飞，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其他的人。”

“我们走。”沈爷爷沉声说：“我们先去找。这位莽张飞的话可信，这家伙坏虽坏，但从不胡说八道。”

“快走，糟！”小张三再次领先飞奔：“老天爷！与黑煞女魅走在一起已经够糟了，现在又和女匪混在一起，怎么得了？老天！”几乎所有的人，皆在寻找张允中。三山别庄的毁灭，像一声春雷震撼江湖，张允中的名字和声威，以惊人的奇速向江湖轰传。甚至，有人把他列为这一代风云榜上的最有资格的候选人。显然，这一代的风云十杰人选中，张允中的名号扶摇直上，呼声之高，甚至窜升到前三名左右了。

而上一届的武林十杰，已经日渐凋零。

无极天君贺云鹏，就是十杰之一，目下已沦入二流人物之林，浮沉之间，可看出武林大势变迁。

江湖没有长青树，自古英雄出少年。

说巧真巧，第一个找到张允中的人，就是无极天君。

这一位上一届的武林十杰之一，已经年届花甲，仍在江湖现世，武功甚至远落在黑煞女魅之下。

而黑煞女魅虽则这几年声威颇显，名气窜升，但还不够提名角逐这一代风云榜的份量呢！

无极天君好可怜，成了探听消息的跑腿。

他领了两名大汉，穿了一袭青袍佩了剑，奔向府城找地头蛇，打听张允中与桃花坞那群女匪的去向和下落。

三山别庄的人，已将昨晚袭击别庄的详情，通知了绝剑秦国良一群人，所以他们派人四处追查张允中与女匪们的下落。

似乎，黑、白道这次结算，已因三山别庄黑道司令中枢的毁灭而告终，目标已转于张允中身上了。

张允中已成了黑、白道双方的狩猎目标。

刚到达小村镇的前面大树将军庙前，庙角突然踱出单刀插在腰带上的张允中。

“老相好，你才来呀？”张允中的话带有浓浓的江湖味，踱至路中劈面拦住去路：“在下久候多时，希望候到一二个说话有分量的人。我想，你在绝剑秦国良面前，说话多少有些分量，毕竟你曾经是武林十杰之一，人的名，树的影哪！”

无极天君大吃一惊，心中一凉。

“你……你还没走？”无极天君心虚地问：“有……有人看……看到桃花坞女匪，已……已经离镇江走……走了，你……你没跟她们走？”

“在下不是好好的站在你的面前吗？”张允中嘲弄地说：“你看，我站在大太阳下，影子清晰明确，保证不是鬼，鬼是没有影子的。”

“你……想怎么样？”无极天君沉声问，色厉内荏。

“想要你带口信给秦吉光。”

“什么口信？”

“要他赶快来找我，还我公道。上次我找了一位仁兄带口信，那位仁兄可能记性太差，或者口齿不清辞不达意。在下不该信任他，在这里像呆瓜般傻傻地等，没等到秦吉光五个我要等的人，却来了大力鬼王几个混帐东西，串通了公孙英那杂种，用诡计打了在下一枚生死针。借你的口传话，这次大概不会弄错了。”

“你……好，我替你带口信传到，决不会误事。”无极天君赶忙应允，急于脱身，心怯的表情相当明显。

“那就谢啦！且慢转身。”

“你……”无极天君果然不敢转身撤走。

“把你们三个人的兵刃留下，就不会把口信忘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要贫道缴械？”无极天君羞愤地问。

“一点也不错。”张允中的语气斩钉截铁。

“小辈，不要欺人太甚。”无极天君咬牙说：“你知道你这样做……”

“我这样做，合情合理合法。”张允中沉声说：“而且，已经是太过仁慈了。阁下，你不打算留下兵刃吗？”

“只要我无极天君有一口气在，你小辈休想如意。”无极天君厉声说，真有宁可丢掉性命，也不肯认栽屈服，颜面与尊严比生命重要得多。

“看来，在下只有强制你们留下了。”张允中冷笑着说，举步向前接近：“在强制之下，生死由命，各负其责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”

无极天君知道张允中厉害，但受盛名之累，名列武林十杰的人，怎能受辱，任人摆布？情势所迫，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挑衅，说话期间，早已神功默运，随时准备出手，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声誉，全力以赴。

一声怒吼，大袖成了坚硬无比的打击武器，向直逼身前的张允中挥去，力道万钧的流云飞袖绝学，发出破风的厉啸，有如云天深处传来的隐隐殷雷，狂飙乍起。

张允中不闪不避，双手一挥，近身的罡风劲流向两侧斜逸。

袖就在这刹那间到了胸腹前，后劲更猛烈三倍。

张允中双手一合，将近身的大袖抓住了。

“滚！”他沉叱，左扭身借劲导力。

无极天君惊叫一声，飞起前冲。

这瞬间，张允中的左手闪电似的攥住了无极天君腰间的佩剑，皮佩套应手而断。

“你们两个，也打算动手拼搏吗？”张允中用夺来的连鞘长剑，向另两名大汉一指。

“咱们认……认栽。”两大汉惊恐地同声说，发抖的手开始解刀剑。

无极天君飞出两丈外，砰一声摔倒在地，摔劲太猛太急，半途想控制身形根本不可能，摔了个手脚朝天，背脊骨似乎每一节皆被攞松了。

正在昏天黑地想爬起，咽喉已被一只快靴踏住了，力道恰到好处，不挣扎则痛苦不大，稍一动即痛苦加剧，咽喉欲裂，呼吸将绝。

“你给我听清了，一个个字好好记牢。”张允中用夺来的剑压在无极天君的鼻尖上说：“目下是午牌末，半个时辰之后，未牌正，叫秦吉光带了那天偷袭在下的六个人，还有谋杀断肠箫的主凶九天魔鹰季天翔，前来与在下了断。过时不候。如果他们不来，在下对你们这群人，见一个废一个，决不宽贷。阁下，记清楚没有？”

无极天君的一双手，死扣住踏在喉上的脚，天罡掌力已贯于掌心，可是却撼动不了张允中的脚，最后只好放弃挣扎的念头。

“老……老夫记住了。”无极天君绝望地、羞愤地说：“只要老夫有一口气在，誓雪今日之耻，你……你不要太得意了。”

“只要你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与在下结算，在下必定按武林规矩和你了断。”张允中收回脚，将剑丢出三丈外：“假使你仍然不要脸，用秦吉光那杂种的卑鄙手段偷袭谋杀，我必定要你生死两难。爬起来，给我快滚！只有半个时辰，可别耽误了传口信的时间。”

无极天君狼狈的爬起，怨毒地死瞪了张允中一眼，这才愤恨地走了。

张允中开始等候，这次，他在心理上已有了准备。上一次当学一次乖，不会再上当了。

从现在开始，是堂堂正正站出来的时候了。半个时辰是很快的，按武林朋友的脚程，来回一二十里绰绰有余。可是，显然无极天君并没将口信传到。

要不，就是绝剑秦国良那些人不屑前来与他了断，或者是不敢前来了断，因为未牌正已过，还不见有人前来。

他正打算离开，相反方向的村口，出现了公孙英兄弟，与及三山别庄的爪牙。

百了谷百了双姝也在场，两位老道婆跟在双姝后面。足有二十人之多，实力空前雄厚。

张允中一挺胸膛，从大树将军庙的庙脚缓步而出，到达大道中心，迎面一站拦住去路。

公孙英一群人看到了他，不约而同发出恶毒的咒骂，一窝蜂急抢而来。

双方面面相对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

“张小狗！你竟然还敢在此地耀武扬威。”公孙英切齿咒骂，逼近至丈五六怒目相向：“你这狗杂种，是你纠和桃花坞女匪，毁了我的三山别庄。是你……”

“你这狗养的卑鄙畜生！”张允中也无情地反击咒骂：“张某等你了断，已经等了太久的时日了，今天恰好狭路相逢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是你我了断恩怨的时候了，你们来得好。”

“你说你如何勾结桃花坞女匪……”

“在下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，只向你讨公道。”

“在下必须先弄明白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狗嘴！”

张允中沉叱：“我张允中初闯江湖没几天，与江湖各路无仇无怨，更不知道你三山别庄是啥玩意，更不知道你公孙家一群狗男女是什么东西，你竟然在见面时卑鄙地用淋元散暗算，将在下弄至地牢百般折磨凌辱。第二次见面，依然用诡计打了在下一枚生死针。你这卑鄙无耻恶毒的狗，今天是你还债的时候了。”

公孙英的手按上了剑靶，巧妙地旋开了剑靶的云头泄散小孔。

“你是绝剑那些人的爪牙，本庄的人有权向你采取行动。”公孙英咬牙切齿说：“没将你抽皮抽筋，已经便宜你了，这次你……”

“你有权采取卑鄙无耻的行动？”

张允中截断对方的话徐徐举步逼进：“你何必打出你老爹的旗号，在江湖丢脸现世？你丢尽了武林人的脸面，你没有一丝江湖人的豪气，你只是一个猪狗不如的杂种。”

公孙英怒不可遏，一声剑鸣，拔剑出鞘。

“大少庄主，不可被他的激将法激怒了。”生神南门春生急步抢出，拦在前面，拔出生死笔：“请退！杀鸡焉用牛刀？待老朽活捉他带回庄剥他。”

“你这老猪狗活了偌大年纪，依然畜生之性不改。”张允中冷笑着说：“你要剥我，凭什么？凭你老得快进棺材了？你连剥一支小虫也有气无力……”

生神突然一闪即至，矮小的身材速度惊人，真像一头精力旺盛的脱兔，一蹦一跳令人肉眼难办。

生死笔中，弹出一枚生死针，速度之快，已非肉眼所能看得到形影的。

张允中一而再受到暗算，一而再受到致命的暗器偷袭，早已恨透了这些用暗器偷袭的人，时时提高警觉。

对方的扑进速度虽快，但决难快得过他的心电神目，生死笔的笔尖向他一指，他已经看出笔中有鬼。

这种直射的暗器没有技巧可言，全凭一个字快而伤人，只要事先有所提防，不难躲闪。

张允中目力超人，居然能从对面看到细小的飞行针尖，仅侧移半尺，便避过生死针的生死一击。

生死笔脚尾光临，指向他的腹部要害。

“劈山分！”他舌绽春雷沉叱。

刀光似电，一闪即没。

同一瞬间，他左挪一步。

同一刹那，铮一声单刀入鞘。

生神向前冲，冲过他身右。

旁观的人，只看到刀光从笔影中钻入，如此而已。

地面，留下一条右臂，一枝生死笔，和溅落的斑斑鲜血，当然都是生神所留下的。

“哎……”冲出丈外的生神猛叫，刹住脚步，踉跄转过身来。

“我跟你拚了……”生神猛吼，挥动仅剩的左手，向张允中的背影发狂般冲去。

张允中的身影，却出现在原站处的左手，恰好让生神从他的右侧冲过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似的瞬息间，他的右手电似的拂过生神的左肩，肩骨随指碎裂，但皮肉并未绽开，骨裂声清晰可闻。

“天……啊……”生神倒入冲出接应的死神北门真武怀中，仰天长号。

右臂齐肩而折，左肩骨裂，叫天也无能为力了。

拚搏发生得快，结束也快，真正能看清张允中那“劈山分”一刀的人，几乎没有。

这一记令人莫名其妙的“劈山分”，比那天他用刀背痛击太湖蛟的“回龙决”，似乎威力强了三倍，速度也快了三倍。

那天，公孙庄主看出“回龙决”的脉络，认为是刀神的刀法“大回风斩”。

今天，在场的人中，没有一个人比公孙庄主高明，所以没有人看出“劈山分”是怎么一回事。

廿个好汉英雄，有一半人脸色惊怖，心中发抖，似乎张允中的刀正要向他们的身上招呼。

“能逃过在下三刀的人，在下即不在下杀手。”张允中扫了众人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鼓不打不响，钟不敲不鸣。在下把话说在前面：我张允中出道闯荡，年轻且富正义感，志在英雄豪杰，不敢欺善怕恶，讲道理讲公平。谁要是想倚众群殴，张牙舞爪一拥而上，在下必定刀刀斩绝，决不留情。我看你们已经跃跃欲动，要一拥而上了。上吧！杀不光你们这些杂种，算你们祖上有德。”

他这些话说得阴森，杀气慑人心魄，把一些妄想抢出乱刀分他的人，吓得心胆俱寒。

公孙英只感到心向下沉，脊梁发冷。

生死两神是三山别庄的两个强力支柱，和称生死二门。

向三山别庄寻仇的江湖高手，大半是毁在这两个凶神手下的。江湖朋友提起这两个神，即使不发抖，也会心惊胆跳打冷战。

可是，抢先攻击，而且先用笔中的生死针突袭的生神，连一刀也没接下。

面对廿名高手中的高手，张允中像天神般无畏地出面拦截，这分胆气与豪气，就足以令这群亡命之徒魂飞胆落。

死神北门真武只看了怀中的生神一眼，便知道生死二门塌倒了一座门啦！

他钢牙一咬，将像枯萎的草一样的生神交与一名爪牙，拔出七星剑，恶狠般地向张允中走去。

“小辈，你下手好狠好毒。”死神厉声说，高大如门神的身材因激动而出现颤动：“老夫……”

“你这老狗杂种说的不是人话。”张允中冷冷地说：“那老狗笔中藏针狠然下毒手，是他狠毒还是我狠毒？我看你是白活了偌大年纪，你对是非善恶的看法比畜生还要含糊，你这种人活在世间，的确是一大祸害，你怎么不早一点死？”

大树将军庙的庙前，突然出现一双老夫妇。

“骂得好！快哉！”老人家鼓掌叫：“老伴，我的酒葫芦呢？我要喝三大口。”

老太婆将寿星杖一举，寿星杖的脚下吊着一只酒葫芦。

“喝啦！”老太婆微笑：“你很久没碰上值得高兴的事了，今天碰上啦！该喝，该喝。”镜花仙姑柳眉一挑，身形倏动，宽大的玉色道袍飘飘，三两飘便飘到两老面前，阵阵幽香中人欲醉。

“老人家，你说的风凉话实在有伤厚道。”镜花仙姑媚笑着说：“也许，你活了一大把年纪，必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所以摆出老不死的嘴脸教训人。”

老人已喝了三口酒，将酒葫芦拴在自己的腰带上。

“老夫已年过古稀，确也该称为老不死。”老人笑吟吟地睥睨着美道姑：

“至于是否有头有脸，小仙姑，这很难讲。当今皇上君临天下，够有头有脸了吧？但你不妨到稍偏僻一点的乡下去打听，恐怕就没有几个人，知道嘉靖皇帝是啥玩意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又是啥玩意呀？本仙姑知道吗？”

“老夫是要人命的玩意，那位公孙大少庄主曾经见过老夫一面。至于你是否知道，那就难说了。不过，老夫相信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这得看你师父百了谷主无常散仙，是否曾经将老夫的名号告诉过你了。”

“你说说看！”

“老夫姓沈，沈独行。”

镜花仙姑大吃一惊，花容陡变，突然打一冷战，悚然向后退。

人群中传出惊噫声，双方的对话众人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千里独行沈独行！”有人脱口惊呼。

白道英雄中的真正英雄，卅年前誉满江湖的白道名宿千里独行，白道群雄的领袖人物玉龙，曾与他称兄道弟。

公孙英自从两老现身，他就心中打鼓，已看出老太婆是一杖震飞八指仙婆的人。

“还有谁和我老不死玩玩吗？我的剑已有卅年没磨了。”千里独行向这一面笑笑说：“能砍我老不死一剑，就可以出人头地扬名立万，来吧！不要错过机会了。”

没有人理睬他。

白道的真正英雄，在黑道朋友眼中，一点也不可怕，除非在犯案的现场被抓住把柄。

镜花仙姑如果不是主动招惹生事，决不会害怕溜走。

公孙英心中叫苦，挥众群殴的机会失去啦！

张允中瞥了两老一眼，他不认识这位大名鼎鼎的老前辈。但是，他从神鹰口中概略知道这个人，心中有点发虚。

“现在，你可以扑上来发剑了。”他的目光回到恶狠狠的死神身上，并没有拔刀的意思：“我说过的，你只要接我三刀，你的命就可以保住了。”

“老夫不领你的情。”死神咬牙说，剑势已完全控制了动向。

“第一刀，叫天雨绝。”他的手按上了刀靶，压下卡簧：“从上空下劈。你的内力火候，必须比我精纯两倍，才能架得住下劈的刀势。要化解，则要强三倍才能办到。”

“老天爷！那有先告诉对手自己出手的招术的？”千里独行向老伴苦笑怪叫：“这小子一定是疯了，没错，该关入疯人院。”

“别嚷嚷，老伴。”老太婆说：“刚才那一刀劈山分，你我就不一定接得住呢！”

两位老人家一弹一唱，给予死神心理上的威胁加重了一倍。

斗场中，气氛更紧。

杀气腾腾，时光似乎凝住了，旁观的人屏息以待。

似乎，四周隐约传出肃杀的秋声。

在行家的眼中，胜负已经分出来了。

是从一双对手的神色中，毫无疑问地分出来了。

死神的外表气势，似乎已占了上风，脸色狞恶，咬牙切齿，剑势似已主宰全局，任何时候皆可能发起空前猛烈的攻击。

对方任何几微的移动，就可以诱发死神凌厉的，致命的一击。似乎死神已成为真正的死神，正在伸出收魂的手。

相反地，张允中迥然不同，手按刀靶站在那儿，全身是放松的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，没有慑人的厉光和气势发出，眼皮极为自然地，有节奏的轻轻眨动。

在对方凌厉、慑人、吞没一切的强大气势重重压迫下，表现得出奇的镇定、轻松、从容。

相互比较之下，行家便可看出强弱了。

死神像一只刺毛已经竖立的刺猬，虽有点吓人，但却是无害的，可以用棒放心大胆地痛击，当然，不能用肉掌去打。

在畏缩中，可以看出内在的恐惧、紧张、心虚等等隐秘。

张允中的镇定，轻松从容，控制得恰到好处，恰好不至于诱发死神的全力攻击。

只要他身形一动，或者刀出鞘一分或二分，就可以诱发剧变了，真正主宰情绪波动的人是他，而不是死神。

他纹丝不动，控制住诱发的契机。

“你不能再继续紧张、激动、愤怒。”他用行家热诚指导的口吻说：“你已经到达体能与情绪爆发点，再继续下去，你将会感到眼前发黑或发光，甚至可能导致眼珠子爆突出来成为瞎子。你必定已经感觉出，掌心的汗水愈冒愈多，手臂的肌肉已经发僵，不由自主的抽搐现象发生，剑似乎愈来愈沉重，是不是？”

死神的心抽动了几下，感到四周好冷，好冷。

“你的心跳愈跳愈快，快得几乎自己可以听得到脉动的声息。”他的语气愈来愈平静，充满信心。

“你这样还能和我拚命吗？你简直是白送死。我攻击人从不浪费精力，抓住千万分之一毫忽的好机会，一刀就够了。你看你，全身都是破绽，我可怜你，你已经不适宜站在我面前举剑了，不要我攻你，你自己就崩溃了。”

死神控剑的手，抖了几下。

人群中，突然爆发出公孙英发疯似的狂叫：“不要让他拔刀！杀死他！杀死他……”

狂叫声诱发了剧变，突破临界点突然爆发，冲破了平衡局面。

死神厉吼一声，身剑合一疯狂地扑上了，剑气迸发有如迅雷疾风，雷霆一击，声势之雄，惊心动魄，死神的绰号不是白叫的。

张允中刀未出鞘，身形一晃，乍没乍显，让死神连人带剑冲过，反手一掌拍在死神的后脑勺上。

死神刹不住脚步，挥动着七星剑，狂喊狂叫着，沿大道向前冲，向前又向前，像个疯子。

死神疯狂前奔的背影，吸引了所有的人的注意。狂叫狂舞着的死神，背影狂奔出里外，消失在大道东面的道路折向处。

“这怕死鬼！”突然传出张允中的怒叫：“他像老鼠般逃掉了，怕死鬼……”

公孙英兄弟不见了，其他的人，正惊恐的四散而逃，越野飞奔，像是

漏网之鱼。

“我要追得上天入地！”张允中的叫声，也消失在东北角的树林里。

“快追！”千里独行叫：“糟！又得受小丫头埋怨好半天啦！”

十七

张允中废了生死二门的消息，像一声春雷震撼江湖。上一届武林十杰之一的无极天君被追缴械，这消息也令人吃惊。

平地一声雷，他的声威身价，突然又高了三倍，向最新一届武林十杰风云榜昂首迈进。

情势已逐渐开始改观，从每个人都在找他，转变为有一部分人在逃避他了。

追逐众多的人，不能一开始就失去主要目标，如果失去，结果可能大鱼没捞到，小鱼也没着落，最后到手的，将只是最不必要的小虾或小虫。

他一开始就失去主要目标公孙英，一阵追逐，追一阵不久又丢一个，认为前面必定可以追到另一个有价值的人，一面追一面放弃。

最后的结果是，在一座小池塘边，追及一个叫追风客金盛的人，一个投入三山别庄混口食不足一月的混混，其失望的程度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更糟糕的是，他反而被追踪他的人追上了。

他找到一条小径，从一位村农口中，问清了到江边的去向，动身去找绝剑那群家伙的泊舟处。

走了三四里，这才找到他熟悉的地带。

正走间，后面突然传来衣袂飘风声。

他心中一动，倏然止步转身。

廿余步后，三名青袍飘飘，脸色如古铜的中年儒士，腰间佩了长剑，以颇为轻灵快速的脚程，沿小径急掠而来，片刻间便来至切近。

“果然是你。”领先的中年书生用沙哑的嗓音说，徐徐止步。

“你们总算追来了。”他淡淡一笑，虎目炯炯打量这三个有点不正常的儒士。

他说不出真正不正常的理由，反正在感觉上就是不正常，感觉是无法作为具体解释分析的。

“你知道我们追你？”儒士似感意外：“我们从京口来，循线找来的。”

“哦！是你。”他恍然大悟，儒士无意中变了语腔，暴露了身分。

“春熙，你不该来找我。”

三位假儒生：春熙姑娘，和小一辈的丹华、丹薇。她们的化妆易容术相当高明，比戴假面具虽然麻烦些，但却是最最佳的变形好办法。

“我找得你好苦。”春熙的凤目中有泪光：“允中，你为何半途舍我而去？”

“我一直等到你们克奏全功才撤走的。”他叹口气说。

“为什么呢？你……”

“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只因为你知道我的底细。”

“是的，我很抱歉。”

“就因为我是女匪，你寸断情绝义？”

“你利用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我也尽了本分替你完成了，与断情绝义无关。”

“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人尽可夫的女匪？”春熙爆发似的尖叫：“允中，我对天发誓，我对你的爱与情完全发自真心，我把你看成值得我耗以终身的伴侣，我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”他不胜烦恼地挥手：“一开始你就没安好心，我受不了别人的欺骗。”

春熙，好来好去，不好吗？希望你能谅解。”

“一点也不好。”春熙大发娇嗔：“你不是江湖的风流浪子，我也不是荡妇，我要你和我同返桃花坞……”

“我什么地方都不去，我有我的道路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是当真的。”

“我也是当真的。允中，你不是无情无义的人，抛弃我一定另有原因。”

“你不要胡思乱想……”

“是黑煞女魅吗？哼！那贱人……”

“她不在我身边。而且，你没有责怪她的任何理由，事实上她在我身边比你早。”

“一定是她，我不甘心。”春熙凶狠地说：“我会好好对付她的，你走着瞧好了，除非你跟着我走，不然……”

“我决不会跟你走，我决不会做土匪强盗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自己走，我也走。”

“允中……”

他一跃三丈余，落荒而遁。

三女全力狂追，三追二追便失去他的踪迹。

半个时辰后，他出现在江滨。

江滨的帐幕已经撤除，八艘船只剩下三艘。正是江船主乘载接引人魔一群人的三艘船，距岸五六十步下，用小舟往来。

岸上不见有人，三艘船的舱面，只看到一名警哨，人也许全躲在舱内睡大头觉。

“天杀的！这些怕死鬼都溜了。”他站在江边向船上天叫：“你们告诉秦吉光那小杂种，他跑不掉的，除非他变成虫豸锁土入泥。”

不远处的嫩芦苇中，传出一声信号。

他先向相反方向退，再悄然绕至。

是黑煞女魅，伸手指指三艘船。

“船只有几个小人物。”黑煞女魅低声说：“人都没有回来。”

“人到何处去了？”他问。

“彭婆婆和小梅小菊，正在各处踩探打听。”

“其他的人呢？”

“已经走了两个时辰，向上游走的。”

“哦！难怪，无极天君没能把我的口信传到，那时他们的船已经走了。”

“你要无极天君传什么口信？”

他将经过一一说了，包括废了生死二门的事，但却隐下与春熙姑娘见面的经过。

这件事确也难以启齿，随随便便把床头人抛弃，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尤其不宜在女性面前提起。

黑煞女魅听得万分高兴，对他的信心更为坚定。

昨夜袭击三山别庄，不走庄门，主要就是要避开把守庄门的生死二门，没想到他能轻而易举地把两个凶魔解决了。

“奇怪！”张允中提出疑问：“公孙老狗不在庄中，迄今仍然不见他露面。而绝剑秦国良这群小丑，没弄清结果，便留下一些人匆匆走了，是不是很反常？”

“不但反常，而且不合情理。”黑煞女魅说：“我早看出其中有不可告人的诡秘，可惜猜不出头绪。允中，我们今后的打算……”

“先澈底解决公孙老狗父子的事，再追踪绝剑那些人，务必把秦吉光那些杀断肠箫的人弄到手。”

“还有活的九天魔鹰。”

“对，还有九万九千两银子的债要讨。”

“现在……”

“现在去寻找三山别庄的外围下庄，不废了这些混帐东西，委实于心不甘。”

“走啊！我也去。”黑煞女魅雀跃地说。

“你……”他想起桃花坞的女匪。

“我一定要去，我跟定你了，我是你的影子。”黑煞女魅抱住了他的手臂媚笑。

他想到春熙姑娘的警告，甚感不安。

“你……你不要我了……”黑煞女魅脸上的媚笑消失了，凤目有泪光。

“走！”他咬牙说。

阴司恶客长孙宏达的长像本来就难看，死像更难看。他是公孙庄主的朋友，赶来助拳，却不幸在此次送掉性命。

他是从府城返回，要赶到下庄与大少庄主会合，没想到路旁的草丛中潜伏着四个女人，背部先中了几枚针形暗器，拚余力反抗时，终于被刺了几剑丢了命。

暗算的人是彭婆婆、蓝四婶、侍女小梅、小菊。

小菊将尸体吊在路旁，四人立即隐起身形。

尸体是饵，要钓经过此地的大鱼。

大鱼指两方面的人：三山别庄与绝剑秦国良的人。

别看他们是女人，女人有时候心肠比较硬，所用的手段也够狠，所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。

贪多必失，人不可能永久幸运。

因此，江湖朋友将“见好即收”奉之为金科玉律。聪明的强盗，永远不会在同一地点连续作案。

彭婆婆四个女人太贪，犯了违反见好即收的错误。

在同一地点设伏，自食其果。

三山别庄到底有几个下庄？

恐怕真正知道详情的人为数不甚多。

所谓下庄，在一般有钱、有广大农地的大户来说，就是建在正庄之外，而又位于自己农田范围内的小庄。

通常作为安顿佃户、长工的地方，既便于工作，也免得正庄内有太多的人走动。大地主田地广大，拥有三四座下庄的人并不稀奇。

而在公孙庄主这种黑道大豪来说，下庄就是接待普通朋友的招待站、收容黑道小人物避祸躲灾的下处，布置眼线的秘窟，支撑正庄的据点。

下庄有明的和暗的，还有只有庄中主要人物才知道的秘窟，平时可以秘密往来，作为与知交会晤的地方，玩乐的游乐场所。

危急时，就是避祸、逃生的地方，作用与狡兔三窟一样。

这条路，通向已知的一处下庄。

已知，是指已经被人发现不再秘密，也就是公孙英受到小书生张三袭击的地方，八指仙婆惨死的所在。

此处下庄被挑，但并未废弃。

阴司恶客走上这条路，受到四女伏击偷袭，可知此处下庄，目下正用作安顿劫后余生众爪牙的收容所。

在这条路上往来的人，几乎可以肯定是与三山别庄有关的人，不是敌人就是朋友。

不久，脚步声入耳。

四个女人分为四方埋伏，彼此之间的默契相当周全，任何一方向敌，另一方即可从后面倏然袭击。

吊在横枝上的尸体，不时因绳索的晃动而轻轻转动，平空增加三分恐怖的气氛。

脚步声急促，三个人出现在路西。

一个中年佩刀人走在最前面，后两人作庄汉打扮。

三人鱼贯而行，行色匆匆似有急事。

“咦……”十余步外的中年人惊呼，脚下一慢，原来已看到吊着的尸体。

“哎呀！是长孙老前辈。”走在中间的庄汉惊叫：“不会是自己上吊吧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中年人信口说，一纵而上。

一个在江湖甚有声威的武林高手，怎会活腻了自己上吊？

走近一看，便可发现死因。

至少，生前上吊与死后被吊，行家一看便知。

“是被人杀死之后吊上去的。”中年人说：“快！先解下来再说，也许从尸体上可以找到一些线索。”

两个庄汉七手八脚上前解吊索，一个抱住尸体，一个解尸体颈上的绳套。

“尸体还是软的，胸腹创口的鲜血色泽尚鲜。”抱着尸体的庄汉说：“死了片刻而已。”

“小心……”中年人急叫，身形急闪，佩刀就在这快速的闪动中出鞘，反应十分迅疾。

两个庄汉嗯了一声，突然发僵。

四女同时现身，同时发射致命的暗器。

中年人闪动的身形，并非想找地方隐身，而是作躲避暗器的反应，果然避过从背后射向脊心的一枚银钗，钗贴右臂外侧一掠而过，相当危险。

一声怪啸发自中年人口中，随着啸声向前飞跃，凌空猛扑前面出现的小梅，从尸体旁掠过，也掠过正向下仆倒的两位庄汉顶门。

发声警告、闪避暗器、拔刀前跃、凌空扑击，一连串的行动，在极短暂时间一气呵成，中年人反应之快，无与伦比。

从中年人身后发射银钗的人是蓝四婶，扑上时，中年人已经向前飞跃，失去攻击与再发暗器的机会了。

小梅用暗器击毙了一名庄汉，看到中年人跃来，扑下，一声娇叱，闪开正面扭身一剑挥出，反击的身法已臻上乘。

黑煞女魅在两个侍女身上花了不少心血。

中年人落势加快，刀光斜掠，铮一声巨响，震偏了挥来的一剑，同时右手悄然向侧后方挥出。

脚一沾地，第二刀光临小梅的右腿。

淡淡的电芒一闪即没，贯入从侧后方扑上的小菊右小腹的胯骨前。

“呃……”小菊止步闷声叫，身形仍向前冲。

“哎呀……”跟踪扑上的蓝四婶惊叫，一把挟住了小菊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小梅封住了中年人的一刀，彭婆婆到了，左手扣指疾弹，一缕指风破空锐啸，射向中年人的右臂。

中年人高明极了，顺手扭身护体，叮一声响，指风被刀挡个正着，刀身突然折断。

这瞬间，他的左手发出了第二枚暗器柳叶小飞刀。

彭婆婆毕竟是老人，发出弹指制穴绝技，还来不及发第二指，柳叶刀已闪电似的没入左胸。

这瞬间，小梅的剑已乘机排空直入，贯入中年人的左肋。

远处回啸声传到，人影飞掠而来。

“快撤，小菊不妙！”蓝四婶急叫。

“彭婆婆……”小梅扶住了彭婆婆尖叫。

二换三，四个女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

“扛她走。”蓝四婶急叫，自己先用肩扛起小菊。

柳叶刀入腹四寸以上，大肠小肠一团糟，如果不及时抢救，死定了。及时抢救也限于就地处理。

扛在肩上奔逃，能支持得了多久？

彭婆婆更糟，飞刀贯胸，更不可颠动，一动就胸膛内大量出血。

但不走不行，群敌将至，岂能留下等死？

死一双总比死四个人好。

结果是，荒野里多了两座无主孤坟，黑煞女魅失去了两个人。想杀死别人的人，同样要冒被别人杀死的危险。

六个人围住了四具尸体，由两个行家检查死因。

为首的人是神拳怪腿阮进，另五个都是三山别庄的黑道高手。

“长孙老前辈与另外两个人，体内都有钗形暗器，都是背部脊心要害被击中的。”一名大汉将四枚银钗摆放在地，都是从尸体内起出来的：“这种暗器通常以女人使用为多，他们是被女人从身后偷袭击毙的。”

“暗器有信记吗？”神拳怪腿沉声问。

“没有，是手工并不怎么精巧的银钗。”

“再仔细看看。”

六个人的注意力，皆放在四具尸体上，忽略了四周的警戒。

不知何时，北面两丈左右出现了两个人。

是张允中和黑煞女魅。

他俩出现毫无声息发出。

“把银钗给我看看。”黑煞女魅突然说。

不用看，她也知道银钗是什么人的，她知道在何处可以找得到她的同伴，她知道同伴在何处出没。

所有的人皆大吃一惊，六面一分，纷纷急急撤兵刃戒备。

“张允中！”神拳怪腿惊叫。

这位仁兄曾经跟踪过张允中，所以一见便知。

“黑煞姑娘要你们将银钗给她看。”张允中淡淡一笑：“你们最好听她的话。”

“姓张的。”神拳怪腿不理睬张允中的要求：“是你伙同桃花坞女匪，毁了本庄吗？”

“你怎么说，那是你的事。”张允中不承认也不否认：“反正我张允中与三山别庄你们这群狗杂种，仇深恨切誓在必报，碰上了，不是你们死，就是我去见阎王。喂！你老兄贵姓大名呀？我给你记上一笔。”

“他是绰号叫神拳怪腿的阮进。”黑煞女魅代为回答：“公孙老狗的得力爪牙，破山拳可伤人于五尺外，内力修为相当了不起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张允中说，向前举步。

“混蛋！你说很好是什么意思？”神拳怪腿厉声问。

“三山别庄人数甚多，杀多了有伤天和。在下必须找一些够分量的人发刀。你，就是够分量的人，当然很好。”张允中这些话，也够分量。

“毙了你这罪魁祸首！”神拳怪腿厉喝，猛地急进一步，吐气开声一拳捣出，劲道已运足十成。这一记黑虎偷心也够分量，而且分量十足。

张允中逼进的身形不闪不避，继续迈步逼进，左掌一拂，攻来的破山拳劲突然发出怪异的破风雷鸣，从他的身左一泻而散。

他的胸口，已接近对方三尺以内，伸手可及，面面对。

一声怒吼，神拳怪腿再次发拳，左右连环猝发，一连四拳像是在同一瞬间攻出。

张允中不再逼进，站稳马步，双盘手快速地连环外拨，将四记破山拳劲毫不费力地拨出偏门。

腿突然攻到，闪电似的猛挑下阴。

铁掌猛然下沉，啪一声拍在小腿的迎面骨上。

腿快，掌更快！

招一出便无法避免接触，想收招根本无此可能，所以招一发便决定了胜负，看谁禁受得起打击。

迎面骨禁受不起重击，肉太少，骨又是前面有锋棱的，沉重的掌力一击，立即骨折，皮开肉裂。

“你的腿一点也不怪。”张允中退了一步说。

神拳怪腿急退三步，几乎挫倒，右腿站不直了，痛得脸色发青。

两名大汉冲上抢救，一刀一剑左右齐上。

黑影一闪即至，从张允中的身右超越，魅影功名不虚传，快得令人目眩，但见剑虹左右分张，依稀的黑影退走，像是突然消失了。

“哎……”两大汉怪叫，仍向前冲，颈根左右各中一剑，脉断骨伤，咽喉破裂。

张允中又退了两步，两大汉同时冲倒在他的脚前。

“不必追了，追不上啦！”张允中叫，阻止黑煞女魅追杀逃散了的三个人。

神拳怪腿也转身逃命，单是跳跃居然一跳丈余。

黑煞女魅恨重如山，怎肯完全放弃追杀？

飞跃而上，剑虹横空，指向神拳怪腿的后心。

“要活口！”张允中急叫，一闪即至，恰好一把扣住黑煞女魅握剑的手，左手同时伸出，五指如钩，扣住了神拳怪腿的后脖子。

他的手大指长，扣住神拳怪腿的脖子有如抓鹅。

神拳怪腿的双手后搭，扣住了抓脖的手，十指真力进发，要抓裂这支手。可惜，发力慢了一刹那。

噗一声响，脊柱挨了一掌。

“我来问口供。”黑煞女魅收剑叫。

神拳怪腿是条好汉，但好汉落在女人手中，尤其是落在黑煞女魅这种女人手中，就不怎么好汉了。

“允中，请到左近搜一搜好不好？”黑煞女魅藉故遣走张允中。她知道有张允中在旁，决不会同意她问口供的手段，她就无法尽情发泄心中的积恨。

“一点也不好。”张允中正色说：“姑娘，我从你的眼神中，已看到仇恨之火已将你的灵智蒙蔽了。除了公孙老狗父子，我不许你残害其他的人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们毕竟不是没有人性的人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交给我。”

“我不……”黑煞女魅尖叫。

“我坚持。”张允中坚决地说。

“你一定要管我的事吗？”

“不是我要管你的事，姑娘。”张允中苦笑：“这位仁兄知道必死，他会供吗？我在他们的地牢中受尽酷刑，就是知道万无生理，供是死，不供也是死，我何必供出来让他们如意？”

“这……好吧，你问。”明白利害，黑煞女魅终于让步。

她不是不明利害的人。

张允中把神拳怪腿拖至一株大树下，离开尸堆。

“三件事，换你一条命。”张允中郑重地说：“你有权决定你自己的生死。”

“我……我信任你。”神拳怪腿眼中，涌发希望之光。

“其一，昨晚公孙龙为何不在庄中？”

“公孙庄主早一天离开了，重要的执事人员也不在。至于往何处去了，在下一无所知。”

“噢！强敌压境，他是主人，怎会带了重要的人员悄然秘密离开的？”

“在下确是不知道，恐怕所有的人中，知道原因的人屈指可数。”

“第二件：公孙英躲在何处？”

“他不久前埋葬了生死二门，去找百了谷的人去了。”

“生死二门死了？”

“死了，自杀的。”

武林人对名之一字看得最重。

尤其是那些功成名就的风云人物，失败之后，断送了一世英名，再又成了残废，争回名望的机会断绝，自杀了断该是最好的下场。

“他们活了偌大年纪，仍然输不起。”张允中不胜感慨地说。

“他们已经绝望，不是输不输得起的问题所在。”神拳怪腿黯然说：“他们不愿面对怜悯的目光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还有希望，我的腿仍可以医好。”

“好好保持你的希望吧！第三件事：无情剑藏身在何处？”

“他一早带了他姑妈的八名女弟子，一声不吭就悄悄溜走了。”

“树倒猢狲散，这家伙贱得很。”

“我会找到他的。”黑煞女魅切齿叫：“我不信他能上天入地。”

张允中拖起神拳怪腿，在对方的背部拍了三掌。

“你可以走了。”张允中放手说：“今后，离开我还一点，离得愈远愈好，别再让我碰上你。”

“在下记住了。”神拳怪腿努力设法站稳：“在下不是输不起的人。阁下，莽莽江湖，你还有艰苦漫长的道路要走。希望你像我一样，有勇气接受失败的打击，跌倒了必须从新站起来。两位，后会有期。”

神拳怪腿走了，脚下虽然不便，但脊梁却挺得笔直。

三山别庄毁了，人也散了。

镇江像是一艘快要沉没的船，江湖上与三山别庄有关的人，像是船上的老鼠。船快要沉了，老鼠跑得精光。

张允中与黑煞女魅三个女人，次日先后搜获三个走避不及的人，之后，再也找不到人了。

接引人魔的三艘船，已经向上游驶走。

这天，张允中出现在西门外的运河码头，住进了鸿福客栈。

人怕出名猪怕肥，但志在成名的人例外。

又道是：树大招风。

鸿福客栈不是第一流的客栈，但规模并不小，旅客以往来运河的水客行商为多，当然也招待形形色色的江湖人士。

店伙计都是些精灵鬼。

他是近午时分落店的，午膳后不久，刚在房中沏了壶香茗歇息，房门便响起叩击声。

“进来！”他以为是店伙，信口说。

房门开处，外面出现三名穿蓝袍，颇为神气的中年人，表面看，像是地方上的有头有脸人物。

“你们……”他放杯而起，颇感意外。

三人举步入室，领先那位留大八字胡，人才一表，颇具威严的人，抢先抱拳含笑施礼。

“在下严重光，匪号是长拳铁掌，冒昧前来拜会，张兄海涵。”那人一开口就流露出江湖味，报出名号亮出江湖人身份：“同来的是敝拜弟江湖客罗光前，小孟尝孟超。”

“请多指教。”江湖客与小孟尝同时客气地行礼，但眼中有重重疑云。

张允中太年轻了，江湖客与小孟尝对他生疑，可说是正常的反应，谁敢相信他这位年轻毛头小伙子，会是毁灭三山别庄的人？